



# 人类六千年

刘景华著 / 花城出版社



“在世界历史面前，即使是最强有力的人也是多么渺小啊！”

——兰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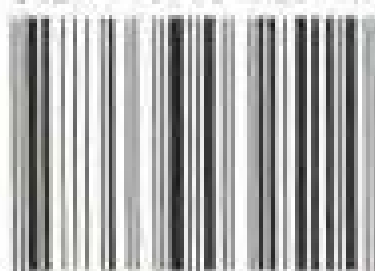
“如果您力图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那么，您会认为这是光阴虚掷吗？”

——伏尔泰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值得希望了解世界的人们看一看。历史是一门有趣的学问，它能给人以智慧。在一个功利色彩太重的时代，历史产生不了实在的好处，却能给无视历史的人以历史的教训，读一读历史还是必要的。”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钱乘旦

ISBN 7-5360-3251-X



9 787536 032514 >



(上、下)定价：60.00元



# 人类六千年

刘景华 著

上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前 言

钱乘旦

一本好书必须有特色，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的确有其特色。首先，一本世界文明史，上下几千年，纵横全世界，厚厚两大卷，一百多万字，作者却仅仅是一人，这在当代中国读书界，应该是看不到的。但刘景华教授的确是一个人写出了这本书，而且洋洋洒洒，严严谨谨，俨然是一部完整的世界通史。当代中国读者太习惯于“集体创作”了，因此拿到一个人写的这么大一部书，便不禁要发问：一个人写，是否能写好？其实，一个人写通史并不是什么创造，由一个人写一部通史教科书在国外是司空见惯，在中国也有几千年的传统，只不过最近几十年来人们觉得不习惯了，总以为“厚书”总得由好多人写，一个人写一段才算是“专家写书”，否则就写不好。然而事实却是，好多人写的东西经常却是写得不好，特别是当好多人不断地重复别人写的东西时，就一定写不好。写作是一种创造，创造必需有思想，一个人比较容易体现一种专一的思想，而许多人要把思想完全统一成一个样子，就很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有特色的东西就很难出现，重复现成的说法就成了无奈的选择，于是一本没有特色的书就出现了，这是“集体创作”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刘景华教授敢于突破陈规，尝试一个人写一部世界通史，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特色，因此是很值得尝试的。

其次，这本书试图突破说教的模式，尽量使用叙述的手法，使行文显得生动。历史本来是最生动的一种知识，因为它记载着

UAD 33 804

人类活生生的过去。“历史”本来和“故事”分不开，离开了人类以往经历的那些“故事”（即“过去的事”），历史也就没有了。但在一段时间中，历史的“故事”性被取消，历史成了干巴巴的说教，成了几条固定的公式，这就违背了历史学自身的特性，使它成为不受欢迎的学科。近年来，史学界深感面临的危机，亟想改变这种状况，许多人作了极好的尝试，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成果。刘景华教授的这部书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作的，因此，他尽量使用叙事手法来表达思想，刻意着墨于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努力追求生动。在这方面，他的成功是可以感觉到的，读者们翻开这本书，可以看到有些章节写得很有感染力。

再次，历史本身是多方位的，它决不仅只包括一两个方面。它记载着人类过去的经历与活动，其内容之丰富，超出人们最大胆的想象。然而当历史变成干巴巴的条文之后，它的丰富性就收缩了，只剩下人们蓄意保留的某些方面，甚至只剩下精心挑选的几件事。历史变成了用几根干枯的棍棒搭起来的一个架子，你不用学历史，也能够一目了然，也能够把历史的“规律”讲得头头是道。中学的历史考试就是这样的，结果，考完之后，学生就从此不看历史书，因为他自以为已经学透了历史书，历史不就是那么几句公式，背会了公式，也就背会了历史！这种看法虽说荒谬，却很真实，在当代的中国广为流行。于是，我们这个历史的泱泱大国就变成了历史的贫瘠之地，人们不懂历史，也不懂历史学为何物。这样一种状态是必须改变的，改变的方法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它显示出丰富多彩的本性。刘景华教授的这部书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它涉及的面比较广，希望能展示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

总之，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值得希望了解世界的人们看一看。历史是一门有趣的学问，它能给人以智慧。在一个功利色彩

太重的时代，历史产生不了实在的好处，却能给无视历史的人以历史的教训，读一读历史还是必要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结为一体的世界上，要了解历史，就不能只知道中国史，还需要知道外国史，刘景华教授的这部书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让人们一窥世界历史的真貌。历史的知识是无穷的，历史书的创作当然也无穷无尽。每一本历史书都会有它的局限性，至少它有限的篇幅就是一种局限。刘景华教授的这部书虽难免有局限，却有其相当大的特色。在这短短的前言中我只能简单地提出其中几点，但我相信读者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自然能体会到其中的特点。

## 引 子

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历史。古今学人的世界文明观。文明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世界文明中心不断西移的趋势

现代人无不以“文明人”自诩。

那么，文明又是什么呢？文明从何而来呢？文明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过去的文明对现实社会有什么影响呢？大凡真正的“文明人”多多少少都关心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对此漠然置之的现代人，或许他已家财累万，但他还是算不上一个文明人，至少可以说，他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明与文化的涵义基本一致。人类活动留下的一切痕迹，都可以归入文化的范畴；而文明则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人类文化，这个阶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虽很短暂，但却是真正有意义的时期。因此，真正的文化还是在文明时代。在中国传统中，“文化”最初就是“以文教化”的意思；在西方传统中，文化的原意也是“开发脑力”、“启迪心智”。而文明，也正与这种“开发”和“教化”相共生，是它们的历史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高级形态。一般来说，文明包括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个大的方面。

文明的历程就是历史。本来，“历史”也有至少四种含义：其一，一切过去了的事物都是历史，无论人类还是自然；其二，

有人类就有历史；其三，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史称“历史”，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史称“史前史”；其四，对人类活动的记载也叫历史，有时叫历史学。很明显，我们取的是第二个层次的含义。世界文明的历程也就是世界历史，至今已有大约 6000 年。

比起 40 余亿年的地球史、10 亿年的生物史、300 万年的人类史来，6000 年的人类文明史几乎只是一个瞬间。

因此，便有人不认为人类文明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本世纪早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大地上战火纷飞，而英国剑桥大学的课堂上却安安静静，一位年轻教师娓娓而谈，正在给他的学生讲授古代希腊历史。

当讲到希腊人史家修昔底德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年轻教师好像“理解力突然得到了启发”。他体会到：修昔底德早已经历了今天西方人所感受到的经验，在哲学意义上，修昔底德的世界与今天的西方是同时代的；不仅古希腊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是这样，而且一切文明之间的关系都应如此，各种文明都可看成是同时代的。

此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阿尔诺德·汤因比，西方人称誉的“本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其后 30 年，汤因比潜心苦研，披肝沥胆，穷毕生精力，著下了堪称 20 世纪史学之冠的宏篇巨制：12 卷本的《历史研究》。

在汤因比看来，将人类文明分成古代、近代、现代是毫无意义的，世界历史就是这些“同时代”的各个文明的集体传史。他用他那一套方法进行考察，认为在人类居住的地球上，已经出现了 26 个文明。

有 16 个文明已经死亡：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伊朗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育加

丹文明、马雅文明、拜占廷东正教文明、朝鲜文明。

有 5 个文明在发展中就已停滞：玻里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鄂图曼文明、斯巴达文明、游牧文明。

有 5 个文明还在生存中：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包括中国及其分支朝鲜、日本）。这 5 个现存文明都是某个先在文明的第二代：西方文明是希腊文明的第二代，东正教文明是拜占廷东正教文明的第二代，伊斯兰文明是阿拉伯文明和伊朗文明的第二代，印度文明是古代印度文明的第二代，远东文明是古典中国文明的第二代。

然而，如此惊人之语并非汤因比首创。他受到了前一代的德国人施本格勒的诸多影响。施氏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曾提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8 个高级历史文化，即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希腊罗马文化或阿波罗文化、伊斯兰文化或袄教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或浮士德文化。

其实施氏也有学舌前人之嫌：早他半个世纪时，就有俄国先哲丹尼尔夫斯基提出了文明类型说。丹尼尔夫斯基概括人类世界已有 12 个文化历史型：埃及型、中国型、古代塞姆型（西亚古代各族，包括亚述、巴比伦、腓尼基等）、印度型、伊朗型、希伯来型、希腊型、罗马型、新塞姆型（阿拉伯）、日耳曼—罗马或欧洲型、墨西哥型、秘鲁型。

他还特别指出，每个文化可受别文化影响，但其本质特色不会变。如希腊型特色是美，欧洲型特色是科学，塞姆型是宗教，罗马型是法和政治，中国型是实用的事物，印度型是奇思、幻觉和神秘主义，正在兴起的斯拉夫型将是社会经济方面。

不能说文化形态学派之说没有道理，但他们把有明显时间差异的各个文明都视为同时代，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要是有人视

今天的文明与 6000 年前无异，这人即使不被看成疯子，也会被认为是说了疯话。文明是发展而来的，也是不断进步的，而且是以加速度前进的。即使是汤因比，也把每一个文明内部的发展分成发生、成长、衰落、崩溃四个阶段，而且还将“挑战”和“应战”这对矛盾，看成是文明自身发展演变的基本动力。

此外，文化形态学派还将各个文明完全割裂开来，不重视各文明之间的交互作用，否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内部有机联系，这也难以令人接受。总不能说，今天的“地球村”，只是若干个文明的集合体吧！

事实上，自古就有不少学者认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是分阶段发展的，而且是从低级阶段上升为高级阶段的。

公元 4 世纪，北非基督教神父奥古斯丁声称，人类历史有婴儿、少年、青年、壮年、半老、老年六个时期。他还认为，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同恶魔撒旦的信徒斗争的历史。虽然这一看法几近于无稽之谈，但奥古斯丁毕竟在揭示人类文明前进的原动力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中世纪里，基督教的历史学家们提出，世界文明史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历史。他们的视野虽然是不开阔的，但却指出了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

18 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其历史哲学著作《新科学》中认为，就像人在一生中要经过童年、青年和壮年三个时代一样，每一个民族都要毫无例外地经过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人权时代（凡人时代）。

稍后的德国哲学家海尔德，在维科思想的影响下，也把人类文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且主要以文化发展形式来作为各阶段的特征。三个阶段依次是：一、诗的阶段，人们用诗的歌唱来保持历史，表现为史诗、史诗时代，其特点是人类幼稚，充满幻

想；二、散文的阶段，表明人类正在走向成熟，更加聪明，语言已不是简单的诗歌，而是优美的散文；三、哲理阶段，人类完全成熟，既自由又规矩，能够选择适当这一词语来表达思想。

同时代的法国学者杜尔阁将世界文明大致分为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科学时代三个阶段。而他的朋友、哲学家孔多塞则基本以理性和科学发展为标准，将世界文明和文化发展过程划分为十个时期，即原始部落时期、畜牧时期、字母文字发明前的农业时期、人类思想初次进步的希腊时代、科学在希腊的分工至科学的衰落时期、自科学衰落至文艺复兴的黑暗时代、自文艺复兴至印刷术（欧洲）发明、自印刷术发明至科学和哲学摆脱权势的桎梏、自笛卡儿至法兰西共和国、未来的理想王国。

著名启蒙学者伏尔泰甚至还指出，人类文明史上有四个灿烂辉煌的文化时代，分别是：希腊时代、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路易十四时代。

很明显，西方学者对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分期，基本上是从“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出发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按照社会经济关系或经济生产状况，将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划分成五个阶段或三种形态。五个阶段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种形态是：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

人类文明有纵向进步的一个方面，还有横向发展的方面。所谓文明的横向发展，是指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各个文明点、文明单位诸如民族、国家之间所发生的种种联系。与纵向的进步一样，横向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者（人）与外界（自然、社会）的关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不断扩大和加强。这就意味着人类必须向更广阔的空域

求生存、求发展，意味着人类生产的历史地图日益扩大，意味着各个文明单位的活动范围由孤立隔绝的存在，到彼此联系到连成一片最后到结成一体。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在生产生存过程中对自然的依赖愈来愈小，而对他人、对社会、对其他文明单位的依赖愈来愈大。

文明的横向发展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现象，譬如各文明单位（如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相互依赖与联系、传播与交流、模仿和学习、影响和渗透等等，也包括了人员往来、交通沟连、迁徙移动、扩张侵略甚至于双边、多边乃至世界性战争等直接横向运动。生产越发展，文明越进步，这种交往就会越广泛、越频繁，相互间的依赖性就越强，最后使世界发展为密不可分整体。一部世界文明史，就是一部文明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史。

文明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有前后两个明显的阶段，可将 16 世纪作为时间上的界限。当大约一万年前的农耕文明出现继而向四周传播后，在亚欧大陆上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地带，南为农耕世界，北为游牧区域。南端的农耕世界以定居农业为特色，安土重迁，不必过多地依赖外部社会，因而封闭性较强。但农业生产也需要较多地依赖自然条件，譬如水源。为建造水利工程，必须联合成更大的社会力量，国家这种地域性极强的文明组织出现，就成了这种社会力量的体现。大大小小的国家相继产生，实际上就是农耕世界各个文明区域的局部整体化表现。而且，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各个农耕民族彼此之间也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交往和交流。不过，这些交往和交流多为间歇性的，有的还是间接性的。

北端的游牧民族因其生产的流动性特点，需要视寒暑季节变化而不断更换生存场所，因而始终难以出现地域性的国家组织，

故而游牧文明也始终只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文明。由于游牧生产水平低下，物质产品匮乏，北方地带气候又寒冷异常，所以他们极为仰慕南部的农耕文明，向农耕世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扰和冲击。虽然这些冲击有助于打破各文明间的闭塞状态，虽然冲击者自身也被融入了各个农业民族之中，但农耕世界内部的孤立、隔绝和自守局面，却在长时期内依然故我。

16世纪前后是世界文明走向整体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样说有两重含义。首先是从地理意义上看，这是一个大航海的时代。先是有中国的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沟通了中国与印度、西亚及东非的直接的海上联系。继之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发现了与旧大陆长期隔绝无联系的美洲，开辟了西欧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进行了通过海洋环航地球的创举。从此，浩淼无际的大洋成为坦荡通途，整个世界通过海洋连成一片。

二是从社会经济意义上看。16世纪前后的西欧内部正发生着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行，世界市场体系得以初步形成，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欧洲社会经济的变革，加快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尤其是，世界市场的广阔为欧洲工业产品的生产提供了无限的推动力，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又为欧洲资本主义积累了大量资本，这就加速了欧洲内部已经发生着的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即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化。

工业革命最早在西欧发生，近代工业文明最先在西欧出现，形成了对一切传统生产方式的绝对优势，并且由欧洲向四周，尤其是向东方扩展，将世界各个地区都卷入资本主义旋涡，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大致在19、20世纪之际，世界文明最终成了一个整体。不过，这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

明体系，整个世界有“核心”地区和“外围”、“半外围”地区之分。

进入本世纪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世界文明的整体面貌日新月异。汽车飞机等高速交通工具的使用，声光电子等现代通讯系统的诞生，氢弹导弹等热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问世，卫星航天器等远程空间技术的出现，特别是近些年来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的建立，更将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甚至消除，世界完全进入了整体化发展的时代。

然而，在这个整体性发展的过程中，文明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由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争夺，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地区（西方）与外围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前半个世纪中以冲突为主，到后半世纪，逐渐从对抗演变成对话，从公开冲突演变为暗中较量。现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文明社会的两大主题。

世界文明的整体性，反过来又整体地带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由于整体性，任何地区、国家或民族所创造的先进事物，都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横向地传播，都可以为别的民族别的国家所学习、吸收甚至利用。任何民族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为全人类所共同享受，任何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都能转变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这样一来，落后地区落后民族便可通过大量接受外来的先进事物而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原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水平线上的各地区各国家，便可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前进。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在一个世纪前还处在愚昧蛮荒状态的原始民族，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跳跃好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行列。

文明世界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文明在世界

各个地区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中心和边缘之分。从很早的时候起，历史学家们就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心目中的“世界中心”来构建“世界史”。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所记叙的，就是以希腊本土为中心，包括了地中海地区、西亚、黑海沿岸、波斯甚至在此以北草原地带的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天下”的历史。这个“天下”，就是司马迁和汉民族已知的世界。这个世界，以中国为核心，还包括了朝鲜、越南、印度以及中亚、西亚各已知国家如大夏、安息、大宛等。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家看来，世界就是基督教传播所达到的范围，其主体或中心是欧洲，在此之外，除了圣地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外，其他都是应受到上帝抛弃的异教徒的地方。因此，他们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这种观点，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7、18世纪。

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学者波丹，在提出文明世界史三阶段的同时，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到各阶段都有一个中心：第一阶段是东方各民族（埃及和两河流域）占优势；第二阶段是地中海各国（希腊、罗马）占统治地位；第三阶段是北方各民族领先的阶段。

而两个世纪后的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则看到了中国、印度、波斯、日本甚至美洲的文明。他所写的文明史，不是从基督教传说的诺亚方舟开始，而是从中国讲起。

至于黑格尔，则在波丹和伏尔泰的基础上，也阐述了世界文明的分期问题，而且重视东方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他把世界文明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东方世界，认为中国是世界历史和文明的发端，再经过印度、波斯，到埃及；第二时期是希腊

世界，这是世界文明史的青年阶段；第三时期是罗马世界，为世界文明史的壮年时代；第四个时代是日耳曼世界，这是世界文明史的老年时期。

随着 19 世纪西欧文明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日益明显，“西欧中心论”很快占据上风，并且得到了最完整、最系统的论述。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被现代西方历史学界奉为祖师爷的德国人兰克。他的研究工作，他的著述，都是围绕西欧六大民族展开的，即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英格兰、西班牙、荷兰。兰克的世界史，实际上是以西欧六大民族为核心的历史加以扩大而已，是最典型的西欧中心论，而且影响后世。

西欧中心论无疑是错误的。但是综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各个历史时期确实有自己的中心，而且很巧的是，世界文明中心呈现着不断向西移动的趋势，甚至各个时期中的小阶段也是如此。

古典文明时代是从东方开始的，包括了近东的两河流域、埃及、波斯、小亚、南亚的印度、远东的中国。公元前 5 世纪时，古典文明的中心西移到了欧洲东南部的希腊。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更西边的罗马成了文明的中心。

中世纪里，除了西亚的阿拉伯、东亚的中国，文明继续独立发展外，欧洲文明的中心也是不断西移：中心区依次是东南欧的拜占廷帝国、南欧的意大利城市国家、西北欧的佛兰德尔地区。

16 世纪起，随着西欧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形成，西方世界长期成为世界的“核心”地区，而这个核心的重心也不断往西移动：16、17 世纪是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18 世纪是大西洋两岸争霸的英法两国；19 世纪至 20 世纪上半叶，有世界工场及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可以算世界的中心；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往西越过大西洋，西半球的美国毫无疑问

占据了世界中心的位置。

随着最近几十年亚太地区经济的腾飞，不少人预言，21 世纪的世界将以亚太为中心，恰好这也是从美国向西移动。人类文明 6000 年历程，世界文明中心则绕地球转了一圈，奥秘何在？